

蛇舞

吉



著



I 267.5

7142

蛇 舞

台湾·曾焰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蛇 舞

台湾·曾焰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北京市朝内大街 130 号
(邮政编码:100010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河北省枣强县华光胶印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6 印张

版 次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7—80074—793—X / I · 302

定 价 4.50 元

序

《蛇舞》这本书，是一个惊险、传奇、侠义的爱情故事。书中的两位女主角蓝荧和李云霞，一个是纯真无邪，善良热情的女孩，一个是工於心计，自私冷漠的绝色美女。她们在无意中，结识了一个来自印度的贱民哥丁孟，当哥丁孟早先在街头玩蛇卖艺，做搬运苦力的时候，自视甚高的李云霞，对哥丁孟视如粪土，而善良纯真的蓝荧，以天使般美好的心肠，成为贫苦的哥丁孟夫妇的患难之交，不但从不嫌弃，反而给予尊重和顾惜，使哥丁孟对她心有独钟，终生难忘。

哥丁孟因寻获巨大宝藏而成巨富，李云霞不惜一切手段，夺取哥丁孟好感，意欲成为他的妻子！甚至不惜使诈把蓝荧关进蛇洞，意欲将她置于死地而后快。

蓝荧蒙天之佑，逃离蛇穴，顺利离开缅甸，去到台湾，继续升学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

而靠手段达到目的李云霞，有了英挺体面的丈夫，有了巨大的财富，有了华厦美屋，仆从如云的富贵生活，却失去了良心的平安！她一直以为，蓝荧被她使计困死在蛇洞，总以为她“阴魂不散”，为了驱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，她只有吸食毒品来镇静。毒品夺去了她的青春亮丽，使她过早衰老而丑陋。

人活在世界上，财富固然可以使人得到许多物质上的享受，却未必真正能带来快乐和幸福，李云霞不择手段，置患难与共的蓝茨於死地，到头来，心有不安，恐惧压心，成天惶惶不可终日，仿佛真个被厉鬼冤魂所苦缠。纵使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，仍是如置身地狱，比做一个心无挂碍的普通人还不如。

李云霞事后还会内心不安、惊悸惶恐，说明她的心性并未全部泯灭，能自我“良心谴责”反省的人，因过失心有不安愧作的人，毕竟仍然还有几分人味儿。

李云霞原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出色舞蹈家，并得到“蛇舞”创始人罕玉懒的真传，但生不逢时，大好的舞台生涯，无奈地断送在离乱中，本可以成为国宝级舞蹈家的她，困居异域，在并非全然绝望的情形下，性格上的软弱，使她放弃理想的追求，屈服於现实环境的考验。费尽心机，嫁作商人妇，她的贵妇生活之寂寞乏味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善良温厚的蓝茨，固然因著坚毅的意志力，来到台湾继续求学深造，虽未能实现当初进哈佛、剑桥的理想，毕竟拥有自己所喜爱的生活。同是一条路上出来，岁月的流逝，使人各奔前程的因素，有些是迫於环境的无奈，而更多的，却是自己的选择及追寻。一别经年，相聚重逢，果然已是各人头上一片天，甘苦自知，很难说谁比谁幸福，谁比谁多得到了些什么，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只希望再相聚的时候，彼此所记忆的，是真挚美好的关爱和情感，是温厚宽恕的体贴和谅解。这个世界的争斗杀伐太多了，阴谋诡诈太多了！我喜欢蓝茨的善良纯真，淡泊无争，我喜欢她不计前嫌，处处为别人设想，温和谦让，我

也很想说：“蓝荧是我自己的影子。”无论在什么情形下，永远都有一片赤子之心。

1

电话那端传来李云霞甜柔、久违但仍熟悉的声音：“嗨！是蓝荧吗？想不到吧，我是云霞！”确实想不到！由於太出乎意料，我惊异而激动地，立即感到手足无措，喃喃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我是蓝荧！”李云霞娇笑如铃，亲热地直嚷：“我跟蛇郎昨天从曼谷来到台北，现住在环亚大饭店。今晚六点，我们请你吃饭，你下了班就快来呀！”

我还来不及回答，电话机里已换成李云霞的印度丈夫，她称为蛇郎，缅甸名字叫哥丁孟的声音，他用缅甸话说：“蓝荧，好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吧？我们都很想念你，务必早点来！”哥丁孟温和的语气，还是像多年前那样可亲迷人。

李云霞又接过电话，告诉了房间号码，说要沐浴更衣，预备迎接我，就把电话挂上了。

自从几年前，在缅甸密芝那跟他们分手后，一直再未有过任何的联络。那时，李云霞为了顺利嫁给发了横财的哥丁孟，对我产生了一些嫌隙、误会，我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形下，离开他们的！放下电话，回想着刚才李云霞亲密无间的声音、语气，

似乎，她早就不再记前嫌，依然如同当年我们在故乡昆明，初认识那般投契、相悦、互敬而又互信的友善温情。我不由愉快而又兴奋地深呼吸了一下，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热茶，一饮而尽！内心那一片因乍然听到“李云霞”这名字时，所本能地立即引起的憎厌、错愕、畏惧、惊怯、不安……种种阴霾的疑虑，竟然因她亲热甜柔的呼唤一扫而光！仿佛十多年来，那只是深藏在心底，而并非遗忘的悲愤、痛楚、伤害，也在那一瞬间全部化为乌有。

我惭愧着自己的度量狭窄，惭愧着自己的猜忌多疑！更惭愧着自己的耿耿於怀。过去的事不但早已成为过去！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彼此境遇的变迁，在当年曾结伴外逃，共患难过的友谊情份上，所有的利害冲突，失和怨怼早就该忘记了！更不应搁在心头斤斤计较！或许，李云霞早就这样在内心待我了！而我，却在接到她电话的前一刻，只要想起她，都会不寒而栗地惊悸颤抖！我为什么要捕风捉影，把她想得那么奸诈恶毒呢？是不是女人因善妒，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下，刻意把对方强行扭曲得可怕可恨，把自己当作软弱善良，有了美丑善恶的比较，就可以得到些可怜的自我安慰呢？这是我以前没有认真分析过的！因为怨愤，不免偏见，更难免过份夸大别人的短处，所以，总是认为别人不对，别人负了自己！唉，想想李云霞刚才美好的声音，我更惭愧了！

下了班，乘计程车来到环亚大饭店，一位头戴印度包头，穿着考究的英俊青年男子，已在大厅内等着我，他用流畅的英语说：“丁孟先生和夫人在房里等小姐！”——原来，他是哥丁孟夫

妇的随身侍卫保鏢，到了他们下榻的豪华套房，才知与李云霞夫妇随行的，有四个年轻保鏢、两个女仆。他们都是印度人，只看看这种阵势与派头，就可以推测哥丁孟所经营的宝石翡翠生意，是越来越一帆风顺了。我不由暗自叹喟，当年李云霞所向往理想的相貌俊朗，年富力强，多金多财，事业发达，果敢魄力的丈夫和豪华舒适的生活，如今该是完全如愿以偿了！

豪华的房间，大概按他们的要求，全是印度贵族式的摆设，哥丁孟盘膝坐在地毯上，正在几前品中国茶。他的包头上，镶着一粒鸽卵大小，晶光流转，艳绿似水的名贵翡翠，那一脸漂亮乌黑的大胡须，修整有致，由於生活优裕，几乎看不出岁月流逝的痕迹，除了比当年更体格强壮，更富於成年男子的精明稳重，他依然还是那么英俊、温和、可亲、平易近人。看到我进来，他举起手上精巧的茶盅，笑道：“蓝茨，来，先喝杯茶，云霞她，还在打扮！她呀，每天都这样，时间全花在什么按摩、指压、蒸脸等等，我也搞不清楚的复杂打扮上。她不仔细认真地妆扮好，是不肯见人的！对了，应该说，是见不得人！”他自认幽默地笑了，替我倒了一杯茶，叫我坐在他左边。

哥丁孟素来就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，虽然分别十多年，我竟丝毫没感到他的富贵逼人，却反而仍感到他还是如同当年那般，待人诚恳又温厚友善！我无拘地笑了，坐下来，接过他递来的茶，道：“你还是爱饮茶？”

哥丁孟道：“这种茶，是饭店提供的什么‘功夫茶’。这不过瘾！不如我们当年在武三爷家喝的雷音茶，或是在克钦人山寨里喝的竹筒茶。”

我笑道：“这也简单，叫饭店的威特弄一炉火来，找些茶叶、小土罐、小竹筒，同样可以烧那些茶。”

哥丁孟摇头摆手道：“不不，不！在这种现代化的大饭店里，怎么也弄不出那股叫人怀念的山野情趣来的！蓝荧，什么时候，我们一道，再回缅甸旧地重游！到了那些大自然的原始地方，说不定才找得到一些当年的情趣！”哥丁孟露出满心向往，两眼发光的渴望神情。

我想起候在外面的四个保镖，笑道：“带着外边那几位一同去吗？只怕此时非彼时，我看，除了得到些因发迹而引起的虚伪尊敬和羡慕，你大概再也无法找得到当年在武三爷家，做帮工时那种苦中作乐的情趣了！”

哥丁孟凝眸注视着我，道：“蓝荧，好多年了，再没有人肯在我面前，提起我的当年，我清楚得很，他们只想讨好我，却不知道，我是念旧的，很久以来，我一直希望跟当年的朋友，痛痛快快地话说当年旧事，回忆从前，有多少值得怀念的事呢！连李云霞也刻意避免！仿佛当年我的情形，是什么奇耻大辱似的！”

“哦，你别那样认为，云霞只是怕你难过吧！”

哥丁孟眼里流露出迷惘、忧惧、近乎悲怨的愁怅，叹口气喃喃道：“贫穷固然不可耻，但，太可怕了！尤其是，人们无视於你的自尊人格，恣意把你的自尊人格，掷在烂泥里践踏，哦，真的，那才是最可怕的！”

“可不是，所以，云霞才不愿你因回忆，又激发起内心的伤痛……”

“蓝荧，她可没你形容的这么善良，而又小心翼翼。她只

是不耐烦，嫌我唠叨，而并非是顾惜！你也明白，她为什么不愿提起当年，尤其是，你们刚到密芝那，来到武三爷家，她当初对我的情形，你比谁都清楚！你想想，她愿意提起那些事吗？”哥丁孟摇摇头，举起茶盅放到口边，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！

“过去的事，真是没必要再提了！更何况，我知道，你那么爱她，终于能够娶她为妻，这么多年的深厚感情，更应该忘了过去所有的不愉快！但愿不是因为我的出现，又回想起从前……”我不安而又过意不去地道。

哥丁孟急忙摇摇手，强颜笑道：“你这样说，就太多心了！”他清清嗓子提高声音，故作愉快地掩饰着因回忆而引起内心的痛楚，说道：“蓝荻，想不到还能见面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！你太多心了，等下，要罚你多喝些酒……”

我正要回答，只听见卧房的门打开了！一股令人、最起码是令我嗅之头晕、恶心、久违又熟悉的怪异香味，先飘了出来，我不由本能的蹙蹙眉，憋住了呼吸，另一股更浓烈的混合着玫瑰花香，弥漫在空气里！抬头看时，只觉眼前陡地发亮——简直不敢相信——

李云霞装扮得美艳如天神。她那鸦翎般黑亮的长发，波浪卷曲，自然纷披，穿一袭天蓝色及地长裙，佩戴着富丽雅致的珠钻瑰宝，浑身上下，闪闪发光！最令人惊异的是，她不但依然那般显得青春妩媚，面目姣好，更由于擅长装扮，服饰高贵华丽，看起来更是风姿绰约，仪态万千。

李云霞娇笑着，美目流转，先撮起樱唇，向哥丁孟送了一个飞吻，极为优雅地款摆扭曲着长而细柔的腰肢，两条修长圆

润，肌肤雪白细腻的皓腕一上一下，举在头顶颞下，纤指素手，拢缩成尖形蛇首状，轻盈娴熟地舞动着——这是她当年在故乡艺术团，风格独创、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舞技——“蛇舞”的一个动作。李云霞曾经靠这“蛇舞”名震西南，又靠了“蛇舞”，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哥丁孟！看来，她与哥丁孟间的婚姻情感，大概也因著这“蛇舞”，而得以与日俱增。她巧笑嫣然，说：“唉，蓝荧，幸好你还好端端的活在人世，现在终于给哥丁孟亲眼看到了，要不然，他一直硬栽诬我，说我把你害死了！蛇郎，你现在可看清楚了吧！她是不是蓝荧？”

哥丁孟赞赏地凝望着她，两眼陡然精亮！听到她如此一问，笑意更浓，道：“她，确实是蓝荧，相貌身材都没怎么改变，只是更成熟了！”

李云霞面上闪现了一丝女人在听到男人说另一个女人优点长处时，所掩饰不住的妒忌不快。

哥丁孟仿佛丝毫没有察觉，又道：“蓝荧，你还是那样清丽，穿扮自然，所以，一看就知你是蓝荧，而云霞，大概披挂涂抹了太多的物件，你或许不大容易看出，她是你原来认识的那个云霞吧！”

“哪里，哥丁孟真会说笑！我一眼就看出，云霞不但比当年年轻美貌，更增加了无比的华贵气质。云霞，你真是生活在人间天堂，所以，岁月的流逝，在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。”我由衷地道：“这得感谢你先生的细心呵护吧！看他把你呵护得多么好呀！”因久别重逢所引起的兴奋愉快，我不免刻意地想取悦他们。更早把与李云霞当年的误解、嫌隙，全部置诸脑后，只

诚恳地意欲大家消除前嫌，相见甚欢，留下另一个美好的回忆！使他们此次的台北行，成为满意之旅。

李云霞素来给人生性冷漠、气度高傲的感觉！初见面时，乍看她那温柔娇甜的笑容，不但迷人使人有好感，甚至令人难以忘怀。稍微深交，才知她真有些孤芳自赏，不易亲近。由於面对过太多的赞赏，她确实是难於讨好的！我想起别人形容她“艳若桃李，冷若冰霜”的性格，不由担心地看看她不屑的表情，知道自己认为诚恳的说辞实在是浪费口舌，就知趣地打住了。令我不解的是，她眼光里依然流露出对我明显的妒忌！女人只有自觉不如人时，才会妒忌！我真不明白，无论那方面，她都比我强，我还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？我虽然酷爱文学，却既不能当饭吃，又不能靠它发财！更何况这在李云霞心目中，向来就不值一提，她是不会因这种我视为比生命重要的爱好，而自觉不如我的！除此之外，我真不清楚，我还有什么能够引起她的不快呢！

李云霞宛若蛇形般地婀娜摇曳着，姿态娇婉，不胜柔媚。

每次看她跳“蛇舞”，我都会由衷地赞叹，忍不住想，蛇身的线条其实有一种柔若无骨的婉转流畅之美，李云霞尤其能够把这种柔美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看着她伸缩自如，扭曲维妙款摆轻盈，舒展娴雅的舞姿，总使我想到蛇的宁静，蛇的纤柔，蛇的沉寂。只要看过李云霞的“蛇舞”，实在难以把蛇类的邪恶、阴毒、狰狞联想在一起！她舞出了蛇形的流线曲柔之美，舞出了蛇身的蛇蜒摇曳之媚。经过多年的揣摩苦练，她如今更把这“蛇舞”之技，升华得炉火纯青，简直可称为舞艺中的经典之作，

只遗憾她成了哥丁孟夫人后，想一窥她的精湛表演，几成奢求！

我忍不住拍手喝采：“云霞，你跳得太好了！你真是只靠这舞蹈，就可以成为国宝级的人物呀！”

李云霞淡漠地浅浅一笑，诸如此类的颂赞，她早就听腻了！她姣丽的颜容，始终向着哥丁孟，她冶媚的亮眸，一直望着哥丁孟，我知道，她连正眼也没有好好地看我一下，她此时的款摆扭动，妙舞翩翩，或许是兴之所至，举手投足皆是舞，又或许是为了取悦丈夫的习惯动作！我有理由相信，她是绝不会为我及任何人，而舞得这么美好的！

哥丁孟痴笑地凝望着她，先还有些稳沈，及至李云霞来个大扭曲旋转，头面仰天下垂，露出雪白的酥胸，颤动的，乳头涂抹得鲜红的高耸双峰，哥丁孟不由深吸了一口气，有些顾忌的看了我一眼，我不动声色，装做若无其事的饮茶。心里不免难堪厌恶，李云霞现在还须这一套吗？当着不相干的人，向丈夫挑逗、刺激。尤其，她明明知道，我生性保守，拘谨、怯羞，几年前，她为了献身哥丁孟，意欲成为他的妻子，她出其不意地，也是当着我的面，跳着“蛇舞”，款摆着，腾挪着，扭曲着，婉转地主动缠上去，双手双腿裹住哥丁孟，自己剥光衣服，就在地板上与哥丁孟成就了好事……我当时尚是一个天真纯洁，未解人事，十九岁的小女孩，简直吓得不知所措，进退维谷……，果然，因她这出奇制胜的招数，哥丁孟娶了她……，而今，她还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？我烦恼地紧蹙起眉头，还来不及以为自己大概是想错了，李云霞已舞到哥丁孟怀里，修长的手臂搂住他的头，浑圆的玉腿一只高挑，一只斜落地面，哥丁孟再也

把持不住，他冲动地大叫着，抱紧她，二人扭做一团，根本无视我的存在，就亢奋地交欢起来。

我转开脸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拉幔帐掩饰着我的尴尬难堪！实在后悔不该前来。也怨愤着他们待客的古怪无礼！

他们缠绵燕好毕，哥丁孟进浴室去了，李云霞娇软地躺在几前，叫我：“蓝荧，过来坐嘛！”

我满脸不悦地掀开幔帐，看着表，道：“恕我不懂印度人的规矩，你们这样的待客，真叫人消受不起，我想，我还是走吧！”

“蓝荧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么羞颜未尝开的可怜样子！这也不是什么印度人的规矩，是我跟哥丁孟的生活习惯！你莫生气！你看，我们的这些佣人，都早就见怪不怪了！”

李云霞指指那两个，一直在旁边侍候的印度女佣。翻身坐了起来，指使女佣递镜子给她。

我无奈地叹口气，还是觉得难为情，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！想托辞要离去，又觉不妥，只得委屈着自己，按捺地忍耐着。

李云霞一而照镜子整妆，一面说：“蓝荧，哥丁孟四十多了！你知道的，他是拜蛇教，平常他忙生意应酬，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所以，在一起时难免不忙着做爱一番！你不知道，他现在上了床根本硬不起来，每次都要我打扮好了，跳“蛇舞”使他兴奋，他一兴奋，可就什么时间地点全不顾了，与其等下在人多的地点出丑，不如先在房间里解决。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“早知道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先解决了，再叫我来呢！”我怨尤地道，“你不想想，你们自己当然不当一回事，我却真有些

无颜再见你们，尤其是你老公！”

李云霞放下镜子，鄙夷不耐地看了我一眼，提高声音，叫道：“你呀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“非礼勿视”。你呀，还是那么书呆子气的老古板！我们根本就不把这当一回什么事！好了好了，再来喝一盅茶，我进去弄一弄，换件衣服，马上就下去吃饭！”

我被她说得啼笑皆非，好像我是为了专程来“吃饭”似的！

李云霞站起身，把我拉到几前，认真地小声道：“唉！蓝荧，如果刚才有什么得罪，请你多多包涵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等会在宴席上，我问你可有江天翔的消息，拜托你千万说：“有呀，江天翔也住在台湾。”并说你虽不常跟他见面，但时通消息，又说他已结婚，早有两三个小孩等等，你知道的，江天翔一直是哥丁孟的心腹大忌！如果他知道江天翔在台湾已结婚生子，就不会再吃醋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拜托啦，我到浴室一下就来。”她说说着匆匆忙忙进去了。

江天翔原是李云霞的旧情人，他俩与我是一起逃出来的。自从离开缅甸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江天翔的消息，丈夫对妻子的旧情人有所顾忌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李云霞嫁了哥丁孟，想必也是早与江天翔断了联络，所以，才刻意藉此次台北行，趁机叫我编些不实，但无伤大雅的谎言，搪塞一下哥丁孟的盘诘和猜疑，免得他总是对李云霞放心不下。不过，江天翔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凡是先后从故国逃到泰缅的人，不管认不认识，一旦见面都喜欢打听彼此及相关人的下落，或多或少能因此知晓对方的大略情形，而江天翔，却如同从地球上消失了般，从来就没人

知道他的行踪。或许，爱人琵琶别抱，他失意地改名换姓，刻意地隐居到什么深山大泽去了吧！

晚宴相当丰盛，哥丁孟并没有因发迹而端架子，他今与他随行的六位侍从，与我们一道用餐，由於人多，气氛显得很热络。

酒过三巡寒喧了一阵，李云霞果然就坦然地问道：“蓝荧，有江天翔的消息吗？很久以前，我听人说，他也到台湾来了？”

由於事先通过关节，我发现哥丁孟神色肃穆，相当在意地望着我，我笑道：“是的，江天翔现住在高雄。”

“在一间中学当体育老师，他早就结了婚，太太也是由缅甸来的华侨，他们有两个小孩，也都好大啦！”

李云霞用手肘推推身旁的哥丁孟，噙着嘴撒娇道：“唉，亲爱的蛇郎，你听到了吧！江天翔早就成家生子，你还有什么干醋好吃？常常你动不动就盘问我，江天翔到哪里去了？我一再跟你说，他早到台湾来了，你总不信，生仿我把他藏起来有什么私通似的！你呀，真像蛇一样狡猾多疑！”她伸食指，在他额上点戳了一下，很得意地娇笑着。

哥丁孟没有表示什么，只举杯喝着酒，他很有深意的对我点点头，语气平静地道：“蓝荧，多吃点菜，这是特意为你点的中国菜。”

因为不擅长撒谎，我不免感到心虚。也顾左右而言他地道：“这菜果然不错，哥丁孟，你还吃得习惯吧？他们几位也喜欢中国菜吗？”

李云霞道：“蛇郎常常带他们飞来飞去，每次跑香港，就吃